

如何了却相思債

莊烈

——長白山下多麗人之十一——

金鏤雙鞋似曾相識

林惜嬌走了，我突然感到一陣空虛，我向窗邊沙發走去，忽然一個踉蹌，整個人趴在地毯上，原來我被行囊絆了一跤，我掙扎着爬起來，莫名其妙地仰天哈哈大笑起來。這時一個女僕踏進客廳一看，頓時楞住了。她心裡想：「今天是怎麼了？一切都反常，小姐光着兩隻腳向外跑，這個客人又無緣無故的縱聲狂笑？」

「先生！小姐請您去。」女僕說。我道：「小姐在那裡？」女僕道：「在她的房裡，請跟我來。」我跟着她出了客廳後門，遠遠望見前面有一處精緻的小庭院，四面矮牆圍繞，樹木掩映中，隱隱露出一幢青色瓦房。來到小院，女僕走上前去，推開院門道：「到了，你自己進去吧。」我走進院內，只見林惜嬌正在簷下金魚缸邊觀魚，見我來了也不說話，只露齒一笑，算是招呼，便逕自向室內走去。我跟着進去，是一間客廳，一架落地收音機正播放着流行歌曲；林惜嬌過去把收音機關了，兩人坐在沙發上。我偷眼望去，只見她胸部猶起伏不定，顯然是因為剛才

的事，情緒尚未穩定。再向下看，腳仍然光着，襪底都是髒的。這時女僕提了一雙高跟鞋進來，一句話也不說，把鞋子往林惜嬌腳前一放，便退了回去。我笑道：「枚襪步香階，手提金鏤鞋。這雙鞋子，似曾相識。」林惜嬌羞愧滿面道：「我是在情急之下爲之。」我道：「好一個情急之下爲之。」

我摸摸臉頰，「我臉上還在發燒呢！」林惜嬌道：「我向你道歉，這間屋子，從不許男人進來，你是第一個。」我道：「很榮幸，我的臉，也是第一次被女人打耳光。」林惜嬌更窘了，我道：「打得好，我希望甚麼時候，你再打第二次。」林惜嬌道：「爲甚麼？」我道：「第一次妳的貓兒叫，第二次妳的貓兒就會笑了。」林惜嬌道：「狗那裡會笑？」我道：「貓兒搖尾巴，不就是笑嗎？」林惜嬌道：「你是說，狗見了你搖尾巴，不叫了？」我道：「正是。」林惜嬌道：「你有妻師德臉厚。」我道：「我有張君瑞情痴。」

正說笑間，女僕來問：「中飯擺在那裡吃？」林惜嬌道：「擺在花房。」少時，女僕又進來

問道：「菜好了，喝甚麼酒？」林惜嬌問我道：「你想喝甚麼酒？」我道：「我與酒無緣，我看不要喝酒了吧！」林惜嬌道：「少喝一點，意思意思。」她向女僕吩咐道：「麒麟啤酒，煙臺章裕白蘭地，啤酒杯用大的，酒要大瓶裝的那種。」女僕答應着去了，她把腳在地毯上擦擦，穿上鞋子，站起來，開了客廳後門，走出去是一間大玻璃房子，三面都是玻璃，一面通客廳。玻璃房內，除了石几、石凳外，別無他物。但房外却遍植各種花卉樹木；此時正是四月天，只見滿園繁花如錦，陣陣花香撲鼻，薰人欲醉。林惜嬌道：「我們就在石几上用餐，一面飲酒，一面賞花，你看如何？」我道：「妙極了！我倆成了畫中人了。」林惜嬌道：「今天我們吃法，也很特別。」我道：「如何特別法？」林惜嬌道：「暫時保密，一會你就知道了。」說着兩名女僕捧着餐具食盒來了，先將杯箸擺在石几上，我二人對面坐在石凳上，女僕打開啤酒，只見那麒麟啤酒酒瓶，與一般啤酒瓶大不相同，小口、大肚，容量比普通啤酒瓶大三倍。酒杯更奇大無比，宛如小玻璃缸一般，一瓶啤酒注進去，剛剛平口。

黃姑子下酒真香脆

林惜嬌道：「這種酒杯，是我在哈爾濱白俄開的馬歇爾酒店買來的。」我道：「如此龐然大物，只配酒徒使用，豈是纖纖美人玉手，舉得起來的？」林惜嬌道：「只是用來增加用餐時的氣氛而已，一大杯酒灌進肚去，還要不要吃飯？」她向女僕道：「開白蘭地！」女僕開了白蘭地，斟滿了兩隻高脚玻璃杯。林惜嬌道：「這是煙臺章裕白蘭地，雖沒有法國拿破崙皇帝盛名，在世界博覽會上，也得過金牌獎，香醇得很。」這時女僕打開食盒，端上兩盤魚來，一盤是一條形如鯉魚的清蒸白魚，一盤是二三寸長的小魚，煎成黃殼。林惜嬌用筷子指着那盤大魚道：「這是松花江的白魚，過去是皇帝老爺的貢品，名貴得很。」我嚐了一口，果然細嫩鮮美。林惜嬌又指着那盤小魚道：「這也是松花江名產，名叫『黃姑子』，油煎過，又香又脆，不次於崇明島的五香鳳尾魚，是下酒佐餐的佳餚。」我夾了一條，放進嘴裡細細品嚐，亦頗可口。林惜嬌舉起高脚杯來道：「我敬你，乾了這杯白蘭地，算我向你賠罪。」說着一飲而盡，我也跟着把杯中酒飲了，只覺辛辣苦澀，較俄國「伏特加」尤烈。連忙抱起大啤酒杯來，喝了一大口啤酒壓下去。

少時，又上來兩大碗湯，一碗是「西施舌」，那「西施舌」原產在黃海與渤海一帶，每粒有如手掌般大小，外殼呈青紫色，味道鮮美極了，是人間極品，絕非臺灣魚塢養的那種冒牌貨。另一碗像是肉片湯，只見那肉片其薄如紙，在碗中

漂浮着。林惜嬌道：「這是鯉魚片湯，鯉魚產在『混同江』，一條鯉魚重達百餘斤。『混同江』是黑龍江與松花江交匯而成，兩江雖然合而為一，江水顏色却截然不同，正如涇水、渭水一樣，亦一大奇景也。『混同江』兩岸住着『魚皮韃子』，是我國少數民族之一，以捕魚為業，捕到的鯉魚，分割後，冰凍起來，吃時用刨子刨成薄片煮湯，鮮美極了。」我喝了一口，遠不及「西施舌」鮮美。我心裡想：「上來的菜，為甚麼都是魚鮮之類？」林惜嬌已知其意，向我解釋道：「我早已說過，今天吃法很特別，都是東北特產，道地東北口味。」

說着菜又來了，是一盤青竹板夾肉片，林惜嬌歡然道：「這是一道名菜，名『湘妃雉鷄』。」我道：「何謂『湘妃雉鷄』？」林惜嬌道：「所謂湘妃者，乃是一種竹子的名稱，傳說舜死後，其妃娥皇女英哭於竹林，淚滴落在竹子上，化為斑斑淚痕，因又稱斑竹，為製洞簫最佳材料。竹具有一種特殊的清香，譬如端午節用竹葉包粽子，野餐時，用青竹筒燒出來的米飯，色香味俱佳。雉鷄為東北山林間特產，嗜食松子，故其肉質清香，是冬天火鍋不可或缺的佳餚，因此有人想出來，如果用湘妃竹合雉鷄配成菜，一定妙不可言，再加上一個香豔別緻的名字，自然更令人想入非非了。」我聽了頗為神往，欣然夾起一片來，只見那薄薄的雉鷄肉片，原來是夾在青竹板間，把竹片掰開，方能吃到肉。人們為了逞口腹之慾，真是挖空心思了。我吃了一口，果然妙不可言。以後陸續上來的菜，有湯驢肉、野豬肉和

鷄子肉等，都是東北特產。那湯驢肉，東北人美其名曰：「天上的龍肉，地上的驢肉。」我却吃不出味道好在那裡。

攻心為上會審日俘

今天林惜嬌招待十分殷勤熱情，頗令我感動，不覺多喝了幾杯白蘭地，漸漸有些醺醺然了。忽然一陣春風吹來，撲簌簌梨花飄落了滿地，因憶起張可久「清江引」有「梨花小窗人病酒」之句，我比那張可久更多了一個紅粉知己。人生在世，夫復何求？正想得神，忽見在清河門彈琵琶的那個丫頭，一身戎裝，闖進花房，林惜嬌驚問：「林燕！有事嗎？」這時我才知道，她叫林燕，那個唱曲的丫頭，名叫林雀，都是林惜嬌的心腹。林燕道：「兩個日本俘虜，已經帶來了。」林惜嬌道：「現在人在那裡？」林燕道：「在前院樹林子裡。」林惜嬌道：「妳先去準備，待會我要在前院客廳審問他們。」林燕走後，林惜嬌向我道：「勞你大駕，陪我一齊去會審那兩個日本俘虜，這場好戲，有得瞧呢！」說着她離座而起，道：「我先去換衣服，咖啡就好了，喝完咖啡，我們一齊到前院去。」

女僕送來咖啡、毛巾，我擦過臉後，慢慢啜着咖啡，心裡想：「這個妖女，又在出甚麼花樣？」

林惜嬌回來了，只見她一身美式軍便服，頭戴船帽，腳穿平底黑皮鞋，肩上佩掛一顆金光閃閃的金星。我陡的起立，兩腿併攏，向她行了個舉手禮，她笑道：「你這是幹甚麼？」我笑道：

：「少校見了將軍，當然要敬禮。」她笑道：「別開了！我們到前院去吧。」出了小院，方見四周都是數丈高的圍牆，牆角遍設碉堡，戒備森嚴。來到前院客廳，只見兩個武裝士兵手持美製湯姆森衝鋒鎗，分立大門兩旁佈崗，見了我二人，一齊行持鎗禮。進了客廳，又有兩個士兵，分立長桌兩旁，每人腰裡別着一枝駁殼鎗，背後斜插一柄大刀，刀柄上繫着紅綠綢子，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兩個衛兵向我們行過禮後，拉了兩把長背靠椅，放在長桌頂頭，我與林惜嬌落座後，只見桌上放了一本厚厚的畫冊，和一把日本武士刀。林惜嬌把那本畫冊推到我面前，道：「你看過這本畫冊沒有？」我一看，黑色封面精裝，四個燙金大字：「抗戰畫史」，下署曹聚仁編著。我道：「已經看過了，這曹聚仁是一名戰地記者，因為話多，口沒遮攔，人稱『曹烏鴉』。抗戰勝利前後，新聞從業人員，有少數害羣之馬，拆爛污，打抽豐，無的放矢，造謠生事。如范長江、龔大炮、劉不同等，專找政府麻煩，詆譭高級官員，譁衆取寵，因此莫不畏之如虎。連我們杜事明長官也要賣他們的賬，聽說他一次就送給某周刊三噸白報紙，美其名曰：『培養輿論』，後來那家周刊，果然沒有罵過他。」林惜嬌道：「你知道的很多，這本畫冊，今天另有妙用。」我道：「有何妙用？」林惜嬌道：「兵法云：『攻心爲上』待會你就知道了。」

她又指着那把日本武士刀，向我介紹道：「這是一把日本寶刀，日本幕府時代的古物，已有數百年歷史了，是稀世之寶，你仔細看看就知道

了。」我伸手提起那把寶刀，沉甸甸的，白鱗皮刀鞘，鱗紋斑斑，刀柄用金絲纏繞，飾以紅藍寶石，便知不是凡品。我持向窗前，手握刀柄，嗖一聲，抽出鞘來，陡覺寒氣逼人，光華奪目，不禁暗暗稱奇，讚道：「果然是一柄寶刀！」林惜嬌道：「我國古代有名利器，如干將、莫邪、湛盧、磐郢、魚腸等，曾名噪一時，可惜後世因治劍術失傳，反而沒有倭刀和緬刀出名了。傳說這柄寶刀的主人，用白鱗皮作刀鞘，是根據中國漢高祖劉邦斬白蛇起義的故事得來的靈感，真是雄心不小。」正說着，忽聽外面傳來一陣喧嘩聲，只見林燕手持紅卷宗，來向林惜嬌道：「日本人帶到了。」她打開卷宗，鋪在桌上，說：「兩個日本人的資料，都在這裡。」林惜嬌瞥了一眼，道：「他們聽得懂中國話嗎？」林燕道：「他們都在中國住了很久，中國話講得很好。」林惜嬌面色一沉，大聲道：「帶進來！」

兩個鎗兵押着兩個日本人進來，一個年約三十餘歲，身體壯碩，一個五十開外年紀，跛一足，滿面于思。兩人各穿一套土黃日本軍服，滿身污垢，顯然很久沒有洗滌了。林燕引導他們，在長案前站定，然後命令道：「上面坐的是林司令，行禮！」兩個日本人聽了，向上一鞠躬。林惜嬌指着我，向那兩個日本人介紹道：「這是東北長官部特別派來的莊參謀，今天我問你們的話，你們要據實回答，不得有半句虛言。」她看了一卷宗，目向那個年輕的日本人道：「你是鈴木？」日本人答：「是。」林惜嬌道：「根據你提供的資料，我們已挖出五十多枝六五步鎗，你很

合作，很好。」她轉向林燕道：「林燕！發給他兩千元獎金。」林燕聽了，由口袋掏出一疊鈔票，數了兩千元，交到鈴木手上，鈴木有些猶豫，林惜嬌和顏悅色道：

「你放心拿着，這是特別發給你的獎金，以後如果再有發現，仍然有獎金可拿。另外你家裡人的生活一切，你不必擔憂，我會派人負責照料，直到你被遣送回日本爲止。現在你自由了，可以回家了，不會有人打攪你，你走吧！」那個日本人聽了，深深一鞠躬，歡天喜地的拿着獎金走了。

血債血還拖去砍了

林惜嬌又翻了一下紅卷宗，滿面怒容，向那個年紀大的日本人問道：「你叫酒井隆？」日本人答：「是。」林惜嬌道：「你的資料，我們已經調查清楚了，你是日軍聯隊長，在南京作戰時，腿部受傷，轉調後勤工作。在日本投降前，你曾押運了一批珠寶，由上海到錦州，準備運回日本，不久日本投降了，這批珠寶便下落不明，你說實話，這批珠寶到底弄到那裡去了？」酒井隆道：「我確實由華南押運過一批軍用物資回東北，裡面有沒有珠寶，我不清楚。」林惜嬌道：「我們情報很正確，那是日軍在中國劫掠來的珠寶，當然應該歸還中國政府。你曾參加南京作戰，日軍在南京陷落後，屠殺了中國軍民數十萬，你和谷壽夫一樣，也是劊子手之一，罪該萬死。」她用手把桌子一拍，向林燕道：「林燕！把這本『抗戰畫史』拿給他看，教他回憶一下，日軍當

年在南京是怎樣屠城的。」酒井隆看過「抗戰畫史」面色慘白，默然無言。林惜嬌道：「血債血還，谷壽夫授首，你也難逃一死，如果你想活命，只有一途——戴罪立功。」剛才鈴木所受的優待，你已經看見了，希望你不要自誤，放聰明一些。」酒井隆道：「那批東西運到錦州以後，就移交『關東軍』司令部接管，以後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林惜嬌聽了，勃然大怒，忽的站起來，抓起桌上那把武士刀，用力向地上一擲，嗆啷一聲，白刃出鞘，在鮮紅的地毯上，放出懾人光芒。她喝道：「拖出去！用這把刀砍了！」

衛兵聽了，喳一聲，架着酒井隆的雙肩，向廳外拖去。眼看酒井隆是沒命了，我用脚尖暗暗在桌下踢了林惜嬌一下，然後向衛兵道：「且慢！把他帶回來，我還有話問他。」衛兵鬆手，將酒井隆帶回桌前，他已嚇得腿都軟了。我道：「酒井隆！識時務者為俊傑，你妄想日本軍國主義會復活，那是作夢，我給你一個機會，限你三天時間，好好考慮一下，寫一份詳細報告來，最好能畫一張藏寶圖，我敢斷言，你一定知道藏寶位置，這是你贖罪的惟一機會，否則你只有一條路好走，那就是死！」我向衛兵揮揮手，道：「帶下去！」

我想你便放個風箏

審俘完畢，我與林惜嬌又回到小院，到了客廳，坐定後，林惜嬌道：「你為何阻止我殺他？」我笑道：「妳根本不想殺他，妳說過有一場好戲等着瞧呢，殺了他，還有戲看嗎？」林惜嬌道：

「甚麼事都瞞不過你，不過這個日本鬼子很狡猾，如何才能使他就範？」我道：「三天限期到了，看情形再說。」

我見日已偏西，便向林惜嬌告辭道：「我應該走了，謝謝妳的招待。」她道：「你走了，下次甚麼時候見面？」我道：「我最近都在錦州，甚麼時候都可以見面。」她道：「如果我有事找你，如何連絡？」我道：「我仍然住在閻家窩棚，妳到閻充家裡找我就可以了。或者電話連絡也行。」她道：「如果我到大凌河邊吹風等妳呢？」我道：「三天後，日本人限期一到，我又可以來了。」

她道：「我已經想好了一個連絡的辦法，你看如何？」我道：「甚麼辦法？」她道：「『青島使者』這個典故，你應該知道吧？」我道：「好新鮮的點子，莫非妳想用信鴿傳書？」她道：「信鴿到那裡去找你？我想出一個更好的辦法。」我心裡想：「這個妖女，鬼主意真多，不知她又在玩甚麼花樣？」問道：「甚麼更好的法子？說出來聽聽。」她吟道：「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我要用紙寫傳書。」我道：「好主意！但不知風箏如何傳書？」她道：「現在快到清明了，放風箏季節到了，你走後，我立刻找人紮一隻大鳳凰繡上五彩，我想你的時候，便到大凌河畔放風箏，你看見有一雙翼彩鳳，在閻家上空飛翔，就知道我在找你了。」我聽了頗為感動，久久不語。她道：「你為何不說話？有甚麼不妥嗎？」我道：「妙極了！虧妳想得出來。」她道：「如果你沒意見，就這樣決定了，你有事走

吧。」我方要起身，她道：「站住！」我道：「還有甚麼吩咐嗎？」她道：「閻漢儀的消息，你不想知道嗎？」我道：「我正要問妳，又怕惹妳多心，所以一直不敢開口。」她道：「據我在北平得到的情報，閻漢儀被關在熱河凌源縣一個名叫『趙大把』的地方，但我查遍了五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始終找不到這個地名！我已派人專程到凌源調查去了，不日可望有消息到來。」她向我神秘的一笑，繼續道：「到那時候，你就可以向閻充的兒媳婦邀功了，聽說她人生得很美，是錦州市數百名美女中，挑選出來的。你甚麼時候把她帶出來，讓我開開眼界，究竟她美到甚麼程度？」我知道她心裏想的是甚麼，也不理她，便起身告辭，向室外走去。她一直送出大門口，我道：「我還要到別的地方去，騎馬不方便，我的馬，暫時拴在這裏。」她道：「你放心好了，馬我會派人照料。」這時有一輛出租馬車經過，我跳上去，她道：「記住！看見鳳凰昇空，就是我在找你，一定要來喲。」

鮮花朵朵情債難償

我看天色不早，吩咐車快道：「錦州中學，快！」車快聽了，揚鞭一揮，喇一聲，抽在馬背上，馬放蹄奔去。到了錦州中學，我下車匆匆趕到辦公室，找到註冊組一問，果然姜小姐已到學校註冊過了，但又請了事假，一直未到學校上課。她人住在那裏？為甚麼請假？學校沒有人知道。我聽了好不心焦，快快回到閻家花園居處，晚上連飯也無心吃，一個人守着盞孤燈，一直坐到

深夜。想起在巴圖營子王府，與姜小姐、呂大姐相處的那段美好時光，恍如就在眼前。不知甚麼時候睡着了，忽然被一陣叩門聲驚醒，睜開眼睛一看，早已紅日滿窗，看看腕錶已是九點鐘了。原來郵差來了，送來一個郵包，要我親自蓋章領取。我接到手上一看，是北平寄來的，寄件人姜文揚。謎終於揭開了，原來姜小姐到北平去了。我如獲至寶，急急拆開包裹一看，是一件翡翠色毛線衣，另有一封信夾在裏面。我打開信封，抽出信紙，只見上面寫道：

莊參謀：想不到吧？我已到北平了。三月×日，我懷着無比的興奮心情，與大姐由巴圖營子，匆匆趕到錦州，甫下車，即掛電話與你連絡，聞家人說：你已搬走了，再到長官部打聽，長官部也遷到瀋陽去了！當時我急哭了，晚上就病了。第二天起不了床，還是大姐代我到學校註冊的。就在這時，家父由北票來了，他問我：「如何病的？」雖云：「父子情深」，但女孩兒家，此事怎好啟齒？第三天，身體略見好轉，家父便帶着我和大姐三個人，一齊乘火車到北平來了，這就是我到北平的經過。

家父說：東北情勢不穩，爲了逃避戰火，擬全家遷到北平定居，我也在北平，另找學校讀書。聽說東北有錢的人家，也都紛紛進關南下避難，天哪！情況真的那麼糟嗎？

我和我的事家父已經知道了，他的態度是，既不反對，也不鼓勵，一切由我自己作主。我呢，將來無論時局如何變化，無論你走到那裏，我都要跟着你走，永不分離。

在巴圖營子時，看見你身上穿的那件毛衣，花樣很別緻，手工精巧，便與大姐商量，到街上買了毛線，二人連夜照樣織成這件毛衣，希望你會喜歡。

這次連絡失誤，使我吃盡苦頭，請你記下來，錦州東街有一家宏順絲房（東北百貨店稱絲房）是我家開的，掌櫃的姓錢，爲人忠厚可靠，以後我們就以宏順絲房作連絡處，我已去信告訴錢掌櫃的了。

大姐原可在北平插大三，繼續完成學業，但因我二人情同手足，她寧願放棄學業，也不忍心和我分離，因此她仍將和我同返錦州。

來北平快半個月了，故都滿眼繁華，其奈思鄉情切，尤其一想到你，我心就飛到錦州去了，真是度日如年，歸心似箭。夜深了，我在燈下寫這封信給你，不知此時你是否已入夢鄉？

斜月如鉤，夜涼似水，我要睡了，就此擱筆。敬祝

春安

姜文揚 手上

我看完信後，百感交集，思潮起伏，久久不能自己。我提起那件翡翠色毛衣一看，又是一幅「孔雀開屏」圖案，果然和佩姐送給我的那件一樣。我頹然坐在沙發上，這許多相思債，怎生得？

差點掉進河裏淹死

中午，吃過飯後不久，正坐在客廳批閱公文，忽聽花園中傳來一片喧嘩聲，我走出去一看，只見閻充的幾個弟弟，眼睛一齊望着天空，招手

劃腳的嚷道：「快看！好好漂亮的風箏！」我順着他們的手指望去，果然有一隻美麗的「雙翼彩鳳」迎着春風，在天空中飛翔。我立刻回到屋裏，穿上一件夾克，飛步跑出閨家大門，順着風箏線，頂着風，向郊外跑去，跑了半里多路，遠遠望見林梢處正在大凌河畔，兩手拽着風箏，拚命在掙扎。風箏又大，風力又強，拖拉着她纖弱的身軀，不住向前跑，眼看就要被風箏拖跑了。我躍向前去，從她手中把風箏搶過來，道：「傻瓜！頭！如果我來遲了，風箏不把你拖到大凌河淹死才怪。」

她見到我，一下子摟住我的腰，歡喜無限的道：「你來得好快！這一招果然有效，比符咒還靈。」我看她穿一件寬鬆大花布裙子，白色絲質襯衫，薄毛衣，高跟皮鞋，一條鮮豔的花絲巾，把頭髮緊緊裹住，別有一番風韻。因爲方才與風箏一番掙扎，額頭上微微沁出幾粒汗珠，越發惹人愛憐。便道：「這是到野外放風箏，穿着越簡單越好，看你這身打扮，好像是參加 PARTY 與情人約會似的。」她道：「我幹嘛放風箏？不是約會是甚麼？」我笑道：「愛情的力量真大，才一天功夫風箏就紮好了，找我有事嗎？」她道：「正是。」我道：「既然有事，就把風箏收了吧。」於是我們一齊動手收線，把風箏收回地面。只見那隻「雙翼彩鳳」色分五彩，翼長兩丈有餘，驚問：「這樣大的風箏，你是怎樣弄到這裏來的？」

她道：「是車伕老李幫我用馬車運來的，然後他一個人回去了。」我把風箏放在背上扛着，

她拿線拐子，一齊向城裏走去。走着，走着，我看情形不對，道：「我們迷路了！」她遙遙指着錦州城裏的那座古塔，道：「照着塔頂方向走下去，遲早會到城裏。」我們繼續走下去，來到一條河流，水雖不深，河面却甚寬。我道：「我們如何過河？」她道：「脫了鞋襪，一齊趟水過去。」我看水固然不深，水流却甚急，便道：「水急，妳會被水沖跑，而且風箏泡水也可惜，只有我來攆妳涉水過河了，風箏妳來扛着，兩個人加在一起重心穩，比較安全，妳看如何？」我不等她同意，便把風箏搭在她背上，然後脫掉鞋襪，蹲下身來，示意她伏在我的背上，抱緊我的脖子，準備渡河。她略顯遲疑，道：「這樣使得嗎？」我道：「使得的。」所幸順風，風箏像船帆一樣，增加不少推力。到了河心，她在我背上道：「渡了半天，才過了一半，你不覺得累嗎？」我記起聊齋「續女」一首南鄉子辭：「但願化為蝴蝶去裙邊，一嗅餘香死亦甜。」便道：「還好，妳不要擔心我。」到了對岸，我把她放下地來，坐在沙灘上，用手帕擦乾腳，穿上鞋襪，道：「這條河應該有個名字。」她道：「甚麼名字？」我道：「愛河。」她道：「爲甚麼叫愛河？」我道：「在我們家鄉結婚時，有一句喜聯說：『天上銀河渡雙星。』現在我將它改成『地上愛河渡雙星。』」她道：「我們又不是結婚。」我笑道：「也差不多了。」說笑間已來到路上，找到馬車，又到了她家。林惜嬌把風箏交給司閘收着，與我一齊來到她住的小院，在客廳沙發坐下，我道：「說吧，妳用風箏使我到這裏來，有甚麼大事？」

她笑道：「沒有事，就不能找你來談談了嗎？」我道：「這樣不但太辛苦，也危險，以後妳有事找我，可教僕人代勞就可以了，我認識這隻『雙翼彩鳳』。」她道：「就這樣決定，以後你看到這隻風箏，就直接到家裏來找我。」我說：「好。」她道：「我已教人燒咖啡去了。」

劉叔真是傳奇人物

正說着，女僕送來三杯咖啡放在桌上。我道：「爲甚麼是三杯？」她道：「我今天約你來，是介紹一個人和你認識。」我道：「甚麼人？有必要嗎？」她道：「一個奇人，你見過就知道了。」我道：「看你這樣慎重其事，到底是一個怎樣了不起的人物？」她道：「此人上曉天文，下知地理，諸子百家，無所不通，呼風喚雨，點石成金，無所不能。」我道：「太玄了，世界上那有這號人物？」她向女僕吩咐道：「去前院把劉叔請來！」少時傳來一陣腳步聲，有人在外面高聲嚷道：「丫頭！找我何事？」林惜嬌聽到叫聲，連忙站起身來，迎了出去，只見進來一個五十餘歲的老人，面貌清癯，穿一件舊藍布長衫，步履從容，目光炯炯。見了我驚道：「有客人在？」林惜嬌連忙趨前介紹，道：「這就是東北長官部莊參謀。」又向我介紹道：「這是劉叔。」我道：「請教大名？」那劉叔道：「在下劉大風，『大風起兮雲飛揚』的大風。」我道：「好名字，與漢高同宗，又名大風，其志非小。」劉大風聽了，哈哈大笑，聲音宏亮，意氣豪邁，果然不俗。原來這劉大風，不知那裏人氏，亦不知來自何方，爲人恃才傲物，不拘小節。九一八事變後，來到關外，先參加義勇軍，跟隨「小白龍」丁超，反滿抗日，丁超兵敗，劉大風遁入長白山中挖棒槌（人參）挖了數年，棒槌沒有挖到，窮得貧無立錫。因爲他通曉英、俄、日等數國語言，後來到了哈爾濱，幫一個白俄開酒店，結果又不安於位，再開始四處流浪。正在三餐不繼，走投無路的時候，在瀋陽遇到了過去軍中結拜的把兄弟林榮久，也就是林惜嬌的爸爸。林榮久自脫離軍隊後，便改行經商，開參行，販賣皮貨，因爲經營得法，不數年便發達了。那林榮久知道劉大風的才華，想送他一筆錢當資本作生意，再創一番事業。但劉大風想法不同，很看得開，一口拒絕了。他道：「我精研星相之學，知道我劉大風生就一付窮相，不餓死已經是老天爺有眼了，還貪圖甚麼榮華富貴？今後老哥哥就厚着老臉，賴在老弟你手下，吃一口閒飯，就心滿意足了。」林榮久知道這個老哥哥的脾氣，亦不勉強，便特別交待帳房，劉大叔用錢，不論多少，如數支付，不得短少。就這樣，劉大風便在林家待下來了。

劉大風剛到林家的時候，林惜嬌年紀尚小，讀小學一二年級，劉大風對這個小姪女特別鍾愛，給她看相，逢人便誇：「我這個小姪女，是人中之鳳，將來貴不可言，大家等着瞧好了。」那林惜嬌從小刁鑽黠慧，十分的頑皮，完全不像一個女孩子，喜歡玩鎗弄棍，帶領一羣小孩子，扮成兩軍打仗，對陣廝殺，誰不聽話，出手便打，搞得一羣玩伴哭哭啼啼，她反引以爲樂。劉大風在旁看了，不但不勸止，反助紂爲虐，跟着鼓噪

起開。林榮久爲這個寶貝女兒傷透了腦筋，但亦無可奈何。劉大風却說：「我閱人多矣，這個丫頭生就一對鳳眼，相學上說：『雙鳳搶蟻』是大貴之相，將來成就，定在我我之上，你等着沾光吧！」後來林惜嬌漸漸大了，頗知發奮讀書，遇有難解之處，無論英、數、理、化，去問劉大風，無不得到圓滿解答，因此她對這個博學的劉叔，佩服得五體投地，於是老少二人成了莫逆，形影不離。後來林惜嬌建軍，劉大風自然成了隨軍參謀，運籌帷幄，調度糧草，不出一年，便搞到這個局面，擁有部衆一萬多人。

挖寶成功率知多少

因爲日俘酒井隆三天限期，明天就到了，所以林惜嬌就找來劉大風和我三個人，一齊商量對策。林惜嬌道：「酒井隆明天限期就到了，不知二位有何高見？」我道：「我已命酒井隆寫一份詳細報告，明天看了報告後再說。」林惜嬌向劉大風道：「劉叔呢，有甚麼意見？」劉大風喝了一口咖啡道：「挖寶掘墓之事，古已有之，成功者幾希？」我道：「姑妄聽之，試試何妨？」林惜嬌道：「不錯，寧信其有，試試何妨？」劉大風道：「日本這些年來，在中國及東南亞，劫掠到的金銀財寶，爲數自然不少，但日本人狡詐成性，雖然戰敗，必然將掠來的財寶，加以埋藏。要想找出來，無異『大海撈針』，枉費徒勞。」林惜嬌道：「箭在弦上，不可不發，難道就這樣罷了不成？」劉大風道：「當然不能，何況我們根據日本人提供的資料，已挖出數十枝日本步鎗。」

他沉吟了一會，又道：「不過此事要有心理準備，挖到更好，萬一挖不到亦不可頹喪。」林惜嬌道：「劉叔見聞淵博，古往今來，挖寶有沒有成功的例子？」劉大風道：「人心好奇，藏寶傳聞大都子虛烏有，空穴來風。即或確有藏寶，埋藏之處，必甚隱秘，發掘一定不易。譬如戰國時，伍員爲了報父兄之仇，欲掘楚平王墓鞭其屍，到了郢都東門外，室內莊寥臺湖。據書上形容：但見平原衰草，湖水茫茫，並不知墓之所在，伍員頓足捶胸仰天大哭。」

「後來經人指點，才知道墓就在湖底。又如曹操死後，怕人掘墓，有七十二疑塚。民國初年，貴州軍閥周西成，敗在另一軍閥龍雲手裏，周西成將數十馬馱銀子，投於鎮寧黃菓樹瀑布深潭中，以免資敵，未聞有人撈出來。西北軍孫殿

英因缺乏軍餉，異想天開，掘慈禧太后墓盜寶，事先放出空氣說是『軍事演習』，四面派兵警戒，禁止行人通過，然後動員工兵部隊挖掘，想見工程之浩大。又如日本豐臣秀吉，盤踞朝鮮時期，聽說亦有大批寶物埋藏地下，垂涎者有之，有誰掘出來了？至於大仲馬小說『基度山恩仇記』所以膾炙人口，無非是因爲基度山伯爵獲得藏寶復了仇。但那究竟是小說而已，不足憑信。」我道：「劉叔見聞果淵博，在下衷心佩服，但此事就此罷了不成？」劉大風道：「當然不能，全看明天酒井隆的報告如何了，而且挖寶也有成功的例子，譬如英人霍華卡特，發掘埃及圖坦哈門王陵墓，從壁畫到寶藏出土，費時長達二十五年之久，其艱巨可知。因此挖寶是門智、門力、耗時、耗錢，談何容易？」（未完待續）

聖文叢書

民國人物新傳

費雲文著
定價叁佰元

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吳佩孚新傳、陳獨秀新傳、汪精衛的悲劇、革命奇人張靜江、關麟徵的傳奇、國士典型陳布雷、陳大慶明達謙謹、當代名將邱清泉、模範軍人胡宗南、湯恩伯的一生、細說張國燾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全書共伍百餘頁，珍貴圖照多幅，定價新臺幣叁佰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二百四十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